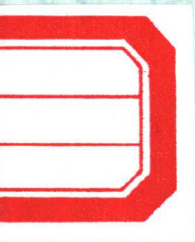


雷抒雁

散文诗选

秋魂

华文出版社



秋 魂

——雷 雁 散文诗选



AB1160/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魂-雷抒雁散文诗选/雷抒雁著.-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6

ISBN 7-5075-0739-4

I. 秋… II. 雷… III. 散文诗-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3224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话 (010)63096781 (010)66063891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东方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25 印张 43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8.50 元

目 录

- 1 / 犁铧,耕耘着宫阙
- 6 / 我不能
- 9 / 更替的季节
- 12 / 早春三题
- 15 / 雪 情
- 18 / 三 友
- 20 / 仙人掌
- 22 / 落 日
- 24 / 阳 光
- 27 / 蚕
- 29 / 寻 找
- 32 / 五角枫
- 34 / 一种人
- 36 / 绿 叶
- 38 / 鱼的性格

40 / 寂寞的小刺槐

43 / 枯枝与鲜花

46 / 宇宙之声

49 / 鹰的叹息

51 / 银 杏

55 / 庐山杂咏

树之脉

山的手纹

聚 合

多元之思

62 / 女神的画像

64 / 悬肠草

67 / 鸡与黎明

69 / 暖雪季节

72 / 秋 魂

75 / 彩 帆

78 / 礁

81 / 名 字

82 / 灯 塔

84 / 只有一条长江

89 / 美丽之后

91 / 呻 吟

94 / 看 柳

- 95 / 常青藤
98 / 大地上的狂草
101 / 回去吧
104 / 牧 童
106 / 风喜欢树
108 / 江上的白鹭
111 / 土地的脐带
113 / 一汪一汪水塘浴着一朵一朵云
114 / 没有耕种的土地
115 / 雨 滴
118 / 菅 草
119 / 等 你
121 / 天 眼
123 / 天空的翅膀
126 / 一条多嘴多舌的鱼
129 / 蝉 噪

犁铧，耕耘着宫阙

我静静地躺在中都古城的断垣上。

这是秋天，又是黄昏，无力的残阳，在断垣残砖上涂抹着血色。那些波光闪闪的水面，曾是这中都紫禁城的护城河，如今被切成一方一方湖泊，暮色中晃动着蓝的、黄的和红的旗帜。

这便是那位乞食和尚做了皇帝之后在凤阳这偏僻穷困的土地上兴建的都城么？人们只知道北京的故宫，却不知北京故宫只是中都故宫的一件极其简陋的复制品！

“那里是东华门，那里是西华门！”我注视着那些坍塌的城门，在心里猜想着。北面那座山该是“万岁山”了，那山的位置差不多就

像北京故宫后边的景山。要是当初不迁都北京，那条吊死朱明王朝的绳子也许就会挂在这“万岁山”上。

午门，正在我的脚下，城楼已荡然无存，荒草里，只有一个个被风雨洗得发白的石础。社坛、太庙、承天门、金水河、洪武门以及圜丘，依次从午门向南排去。这些宏伟的建筑，这些曾经神圣得不许百姓涉足的禁地，如今都已成泥，或者堆着粪土，或者翻着泥浪，青青的、针锋般的麦苗正显示着旺盛的生命力。

近处，有农夫斥牛的声音。我循声走下城垣，只见一位农夫正扶着耕犁在耕作。那里曾是太和殿，中和殿，还是宫妃们的寝宫？我猜想着。农夫只低着头认真地看着脚下的犁沟，一声声喝斥着疲惫的耕牛。也许他想趁着傍晚，多犁几垄，然后回家。他知道，妻子和子女已备好香喷喷热腾腾的晚餐，正期待他的归去。

我想，他也许不曾想过他的犁铧是怎样在那里翻动着历史，那一排排整齐的土浪，便是一页页翻开的史册！他不时地弯腰把一些残砖破瓦捡出来，吃力地扔到路边。我随手拾起一块，擦净泥土，竟是黄灿灿的瓦当。尽管已经残破，但那张牙舞爪的龙纹，却极其生动和优美。算算时间，该是 600 多年前工匠们的手艺了。当初，军士、工匠、南方的移民、北方的罪犯、各府县的民夫、役夫……足有“百万之众”，在这一片土地上烧砖、琢石、雕木、画栋、砌墙、筑城，为朱元璋构筑“万世根本”的帝王梦！那景况使人联想到古埃及人修建金字塔。你似乎还能听见督军、工头呼啸的皮鞭声，恶毒的斥骂声……

“虎跨龙盘圣祖乡，金城玉垒动秋苍。”御用文人们却不失时机地献上阿谀之辞。然而，就在那些华丽建筑的近旁，堆积着苦役们的尸骸；凤阳花鼓梆梆地敲响着，滴着逃荒者

的血泪。一场恶梦在这块土地上延续了多少个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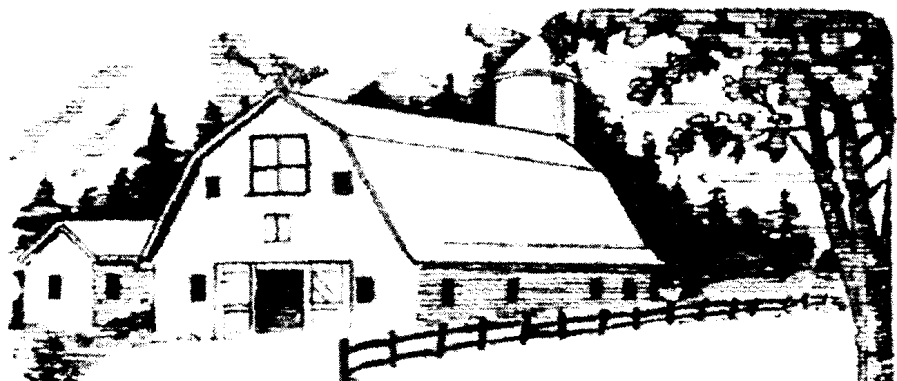
我久久地望着耕田的农夫。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唱花鼓，是否也有过逃荒的历史，也不知他的家人中是否有因饥饿而非正常的死亡者。他只专心耕田，似乎一切希望都在这泥土里。

我轻轻地抚摸着手里的那块黄龙瓦当，似又看见那位贫困的和尚，当土地使他绝望之后，便离开土地去寻找新的命运；终于当了皇帝，在这片土地上盖起如云的宫阙。可是，他忘了正是这贫苦农民的血凝聚而成的建筑，使更多的人对土地绝望！

推倒重来！历史有时也像一场游戏。那些豪华的建筑，如同海市蜃楼，又悄然逝去。焚烧在义军愤怒的烽火里；坍塌在无情的风雨里；然后，覆没在锋利的犁铧下！留下的，依然是生长野草、生长五谷的土地，如同重新构思生活的稿纸铺展在农民的面前。那些宫殿和

城垛上的巨砖，都斑驳着杂色，被砌进屋舍，或被砌成猪栏和茅厕。贫困恶毒地嘲弄着古老的文明；文明断裂成我手上残缺的黄龙瓦当以及这些不成条理的思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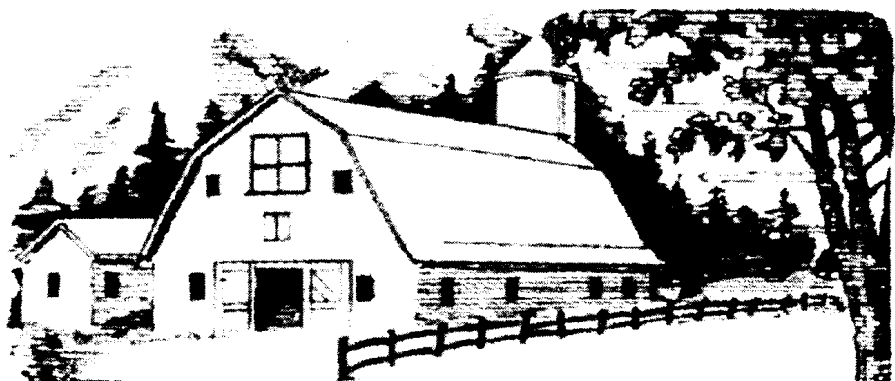
暮色更深。犁田的农夫不知何时已归家了。我信步走着，随意伸手从路边折一根枯黄的茅草含在嘴里。一种野草的清香苦丝丝地杂成一种奇怪的滋味，随着口水缓缓流进心头。



我 不 能

——你不能那样生活吗？就像一块石头，在哪里落地，就在哪里生根：任雷击电劈，都不躲开；任雨淋火烧，都不躲开；那是一种忍耐，是一种对命运的认可。你不能那样生活吗？

我想：我不能！我不甘心那样沉没，有一种轻飘飘的东西，像翅膀一样鼓动着，使我想飞起来。于是，我总想动一动沉重的躯体，总想去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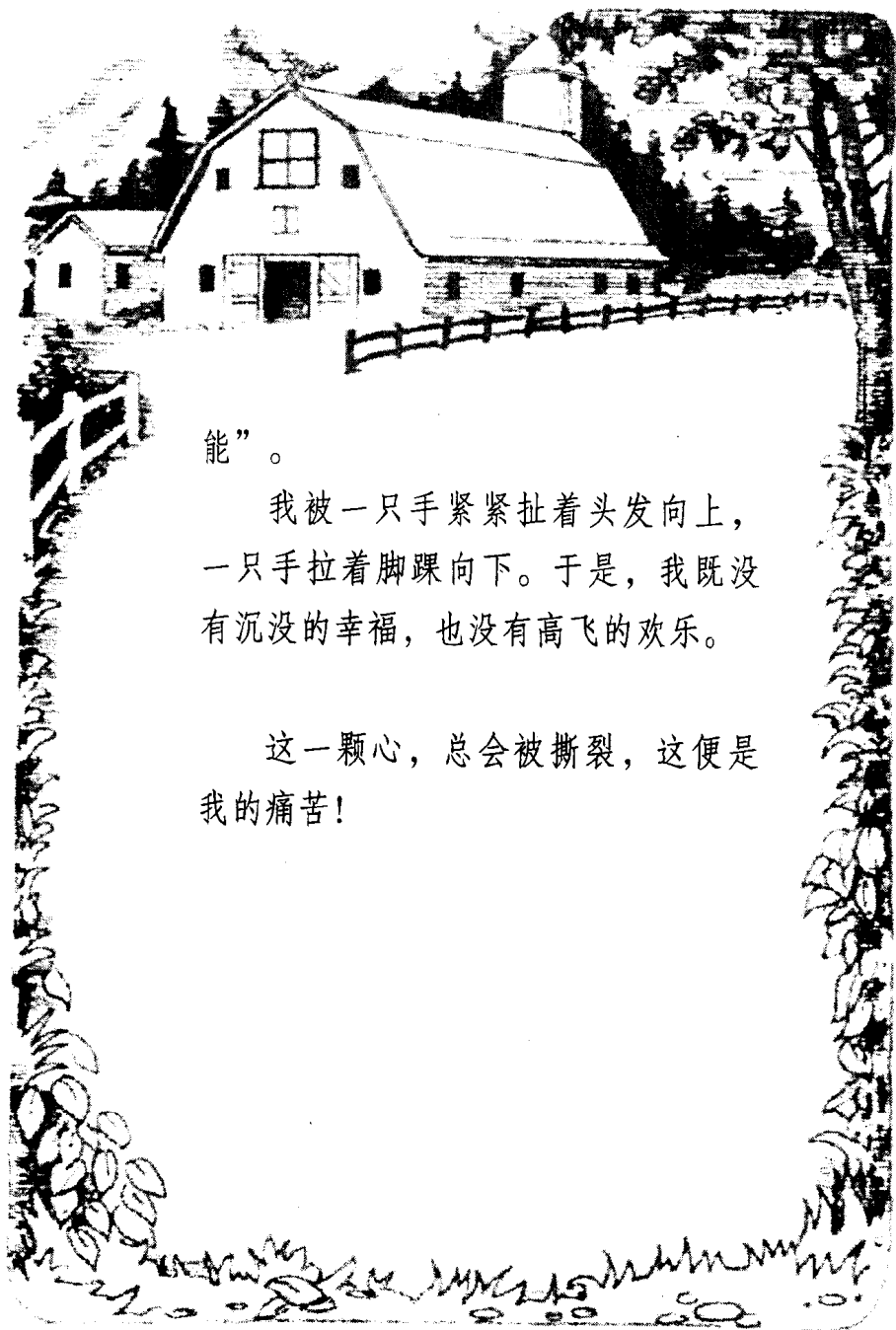


命运碰碰。

——那么，你能不能那样生活，
像一片叶子，或者像一片羽毛，在露
珠中洗涤自己的灵魂，在微风中张开
自己的翅膀，离开痛苦，躲开灾难；
欢快地，轻盈地迈开步子，生活同样
是幸福的。

我想：我仍然不能！我有沉重的负
担，我不能像叶子和羽毛那样轻盈；
当我想飞动的时候，总有一双手扯着
我的衣襟，我无法摆脱他们。

就这样，“我想”，但却“不



能”。

我被一只手紧紧扯着头发向上，
一只手拉着脚踝向下。于是，我既没有
沉没的幸福，也没有高飞的欢乐。

这一颗心，总会被撕裂，这便是
我的痛苦！

更替的季节

就像突然发现那些花盆枯干的枝杆冒出一星儿嫩绿的新芽一样，现在，这些绿油油的叶片突然发黄了，而且，有一片竟然飘落下来。拳头一样的花苞，硬是迟迟不肯伸开花瓣的手指。不知是怕冷，还是握着一个什么秘密。

秋天和春天一样，就这样突然来临了。

西山的红叶，草坪的枯草，自然是秋的杰作了，便是秋虫，也夜夜在屋角的墙下，啾啾叫个不停。几乎要抓破人耳膜的蝉声，潮水一样退了下去。显出一片过分的安静，时有雨云滚过的天空，也显得更蓝、更远，像低垂的帐篷突然支撑了起来。暖洋洋的阳光，使你真想伸一伸腰肢，打一声呵欠，然后抖擞起精神赶路。

季节啊，就是如此神奇。

如同车轮的滚动，一息也不停，交替着、前进着。时间的手，紧紧握着一支令箭，传递着季节的命令。自然界的万物，其实也是很守纪律的。按时换装，按时生长、成熟，一直到死去。

你看，就像我室内的这几盆茉莉啊，扶桑啊，她们并没有亲身感受到风寒，冷雨和秋霜也不曾动过她们一指，她们却也悻悻的，说是要去也！

亲手抚育了一年的花，突然要谢去了，不免有些凄然。试想想，那些呈现艳丽花朵的早晨，那些飘送素雅芳馨的傍晚，……此刻都一一消失了，只留下一些枯枝，那是衰败的枯枝啊！

可是，又一想，季节到了，也只有如此了，谁的手能那样有力，可以挽住季节的车乘，让春、夏、秋、冬都终止在一点上，让生命只停留在青春上！且不说那对万物的生长、成熟将是多么不利，只是那种单调恐怕也会使人寂寞。

逝者不可追。这么一想，也便心绪安然，好



在花有根、草有籽、树有实。死去的，凋零的，都会有新生的接替。

另一个春天，绝不会因为这个秋季的凋谢而死去。新的繁荣，总在交替之后。

季节的交替，是严酷的。让衰老的凋落，让新生的更替，这真是伟大的季节！